



卷之三

禁民服以禮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退其民付而

無淫事謂也數誥成俗而刑罰省也
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
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則殺不察而故
有罪殺不幸而殺有罪則國不免於販臣矣
君臣盡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
也治變無法則民則惡而下比猶巧以成其私法制
有常則民不牧而上合憲情以納其忠

心術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故殺發禁殊
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四時篇刑憲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謹
則生禍

則生刑

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掌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
兄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是故掌日食則修月食則修刑舊星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德始於春秋更於秋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

如一刑德離御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害人不驚曰刑
則失和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閑化矣誠曉乎天地通乎
氣私之所加實難十不爲數行法不遺衆民不能

頗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九牛而奮用者貴誠用刑者貴心刑責信於耳目
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閑化矣誠曉乎天地通乎

神明奸亦得也

春秋元命苞王者董廷尉臧長周官之平下之信
也尉者尉民撫其質也
禮發命徵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德禮之儀則體
泉出管子牧民篇刑罰不足以畏其怠殺不足以服其
心故刑罰繫而憲不忍則令不行矣殺戮重而心不
服則上位危矣

權修篇見兵可也貴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貴實行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取爲之乎見其可
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實罰不信於其
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
以親之明智裕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光之審度量以
開之鄉置師以武道之然後中之以憲令勤之以慶
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安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
至矣凡教民者使士無邪行教女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禁政
凡民者莫不惡罪非良罪是以人君嚴敬以示之明
法所歸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
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其畏而懼威威既明合不
再行

法者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有罪殺不幸而殺有罪則官辟就有辟則殺不幸而故

可下審刑罰不審則官辟就有辟則殺不幸而故君臣人君不公常惠於實而不恩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刑憲而下其術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牧曲下合規情以納其忠

心術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發發禁殊

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四時編刑篤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工禍龍

則工禍則篤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工禍龍

日掌陽月掌陰掌掌和陽爲德陰爲刑事是故

兄則失和之國惡之風口爭明則失生之華星

是故掌上日食則修月食則修刑罰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德始於春長於夏則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入四時

如一刑德離體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失殃

刑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名罪人不怨害人不驚曰刑

貪財行於其所見雖其所下見其取為之乎平其可

也喜之無徵見其小可也憂之無刑罰不倍於其

心故刑罰繫而不忍則令不行教我重而心不

服則上仁極矣

權修舊見只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憂之有別

貪財行於其所見雖其所下見其取為之乎平其可

也喜之無徵見其小可也憂之無刑罰不倍於其

心故刑罰繫而不忍則令不行教我重而心不

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光之善度量以
開之鄉置師以武訓之然後中之以憲令勸之以慶
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樂為善刑暴亂之行無由
至矣凡教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王無邪行教女
無淫事也教誨成俗而刑罰省也

無淫事謂也教誨成俗而刑罰省也

其民服禮以禮致德其民和子以靜致退其民付而
不爭其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政當故不改曰法
愛民無私曰德舍民所聚曰道子常行政能服信乎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懷子賢私立公
能舉人乎歸政官民能復其身乎能服信故此謂止
起萬服日新乎謂行理守慎子名僞少日凡舉大無
私臣僞成道能後其身十佐天乎

七臣子生編主肅史安史肅而嚴民疾而報官無罪
定朝無奸臣不無侵爭用無刑民

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禁猶爲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
有刑者其法頑而好杀

失刑者多舉而不鈞仁雖高為用者少故罪而不一德難
不舉者多舉而不特力雖盡其功不威刑實不
當割斷雖多其暴不禁大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
氣私之所加實雖多工王爲歡行法不遺衆民不能
願舉錯不當衆民不能處不攻不備當公爲愚人
九字篇用貧者貴誠用刑者貴心別貴后必於耳目
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曉乎人地通乎
神明兄奸偶也

度地幅廣大暑大風水雨共其下熱者此謂四刑
版桂籍凡國無法則舉不却所爲無度則舉無機
有法不充有变不直則危辟治辟則國亂故曰王法
度度殺戮必信其畏而懼威威既明合不
再行

比民者莫不愛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執以小之明

利潤以致之故曰殺生急惟以辱之罰皆有過以憲

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日月之明無私於萬物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著無隱奸無遺善無惡奸則刑貴虐

必刑責信必則善勤尚奸止故曰參於日月

明法審編明主之治也縣齊絲以勸其民民有利於

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有設於上故

主有以牧之故無懈則主無以勤民無刑罰則主

無以威敵故人之行理命令者其以愛上也且以

就勢而廢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上也故

以愛爵祿而遷罰也故明法曰右官命職升惠也刑

罰必也

亂主之行弊祿也下以法令內勞具刑罰謂也不

以法令業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臣居有所欲貴王

爲貴之臣故有所謂主爲祿之委其主公事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移其黨重臣而忘其主隨臣臣之門

而不疑

明太祖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督諭勸勤之立

民所怠以禁其非故爲刑罰以裁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殿無罪者不亂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詳

者不能退也

文字自然篇道疾然役任督諭薄然後任刑明淺然

民所怠以禁其非故爲刑罰以裁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殿無罪者不亂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詳

者不能退也

善也是以先王之善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鞭撻刑

刑唯伍殺之刑曰法則刑三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用刑者曰爲五殺則比罰不善用刑則不善

故遂以爲五殺

尹文子人道之篇者曰民不畏死如何以處懼之

凡民之不畏死則刑罰過則其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不如刑罰中則民畏死化主之可乘也知生之可乘故可以允惟之此人君之所以

執臣之下所宜慎

凡人富則不羨貧祿則不畏刑罰不義齊承有以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

甚而不預防之術故令不自立而不止若使令不

行有禁不許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

國從其民危亂所立而不令使由舜錄而後富

則人富明不羨貧祿則不畏刑罰而後貧則人富嚴罪

而從善矣故古曰爲國者不貴富貴貧皆由

於君刑不善則制民刑不知則失

商子去善毫厘則實則上愛民民死一重責輕

則上不受民民不死一重國行刑民利且謂行賞民

利且發刑重其輕者輕者不主重者不

也毀無罪者不亂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詳

者不能退也

明文自然篇道疾然役任督諭薄然後任刑明淺然

民所怠以禁其非故爲刑罰以裁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殿無罪者不亂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詳

者不能退也

文字自然篇道疾然役任督諭薄然後任刑明淺然

民所怠以禁其非故爲刑罰以裁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殿無罪者不亂退也故明法曰舉者不能進而詳

者不能退也

必制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擣故攻官攻力樂因

用其二公一心盡合用二者威必主不卑聽者國弱

九里斷者國強以治者不遷野荒草棘目

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

國強重輕刑至事主國制說兵備副重降刑威辟尊上吏兵刑威民死

士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注詳則刑繁法

繁則省兵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

則治之於其亂亂則民之清也其事也難故有

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度玉笑此謂治之

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正則重

者無從至矣五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罰則刑去

事成國強重輕而輕輕則刑全而事生國弱民弱

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度玉笑此謂治之

則刑則勇民便之以賞則死仁民勇兵則敢

者必正其貧則弱國富則淫則厚則殺則貧

貧者益之以刑則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奉

費令其者富者貧者富者貧者貧者貧者貧者貧

國久強而無弱者主土刑生力生強帶主威成生

德德主刑制故刑則重賞則輕刑則重民之有欲

有惡之滅有六作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

其者刑於九而當出一刑於人則淫正財出

一則門難六淫止則其無好四難行則其無敗

算地篇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刑則治國事不

則宜不觀俗不察國不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廢而

實取實故能爲威者工能生不能殺曰自堅之國

功專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其邪也而實

者所以助宗也蓋勞苦者民之所惡也油榮佚樂

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齊禮不足務也

此亡國之兆也刑久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

微倦於民上徵於人以利求溫養之不一則君不

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相煥君子不設其令

則罰行刑憲而罰行者國多奸欲富者不能其財

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棄貧田荒則民詎生國

貧則士匱貧故天地改而民亡當此之時也要人之

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數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

下其位衣飾食內則小人冀共利君子下其位則棄

功小人冀其利則伐故刑罰者所以止奸而禦官

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怠之設刑而民怠

之此蓋法術之患也

開秦籍夫氏變則恩更則田度變則賦深則主秩故

以刑治則氏威民威無好無惡則威安其所業以

義教制民變則亂則亂則傷其所惡吾所詔利

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詔義者奉之道長是帝王者必

過其私於其所好以其所好而過其私於其所好

過失失治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過失失治能便大刑而不正過於告則則細一也
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罰有厚薄此二

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罰則好不害施於民
上善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好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則大有不平實過於告則則細

古不然凡辭別官舉賞刑罰皆報也以類相者
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相者
當功謂不當罪不祥莫大昌言者武王伐有商武討
斷其首憲之赤旆矛征暴除昏之威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不知其由來者也刑
刑非明治不稱罪則亂政治刑重亂則刑輕治化
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刑非明治重亂則刑輕治化
謂也

大駱驥文大誅四武王沐一罰公卒棄業大成康周集
無詒已多權財而羞無有重民仔而昧不能此節行
之甫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法行篇公輸不虧席於比干人莫能加於禮節者衆
人法而不知義未悟而知之皆子曰無內人而行其賞而
刑德也何謂刑德於賞之謂刑愛賞之謂德爲人
臣者畏威而相愛故人不自用其刑德則尊臣
畏其威而厭其利故世之賢臣則主慈所惡則能
得之其主所惡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貴之今人
主且使他貴罰之最利處於己不聽其臣而行其賞而
刑臣固人所貴而恐人無罰而害人內人
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過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
乎刑已至而呼人不亦過乎苟曰涓滴恩水不識不
塞雖已破碎乃大其幅事已敗矣乃至太息其亡益
乎

韓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役其主也即地形即漸
以得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不以
南以繩制父故明主使其羣臣不以遊說之術不爲
惠於法之內動無無法所以凌遲外私之也數
刑所以達令懲下也威不貪謂制不共門威制其刑
衆邪彰大任不侵君危制不削則郡不勝交
故曰巧匠意中絕然必以規矩爲度爲度工智捷舉
中事必以失矢之法爲比故直而枉不斬率失而
高科削權衡與重金輕手石謀石多益少故以甘
謂也

治國舉臣而已法不列職總不無曲法之所加督
者弗能督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遊人臣貴喜不避邑
去故營之去詰不之顧治亂沒落糊美齊非一民
之輶足以貴易賤以審則上尊而下不見上尊而不侵
則不敢以貴易賤以審則上尊而下不見上尊而不侵
則上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入主釋法用私
則七不不別私

二四五明子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一柄者
刑德也何謂刑德於賞之謂刑愛賞之謂德爲人
臣者畏威而相愛故人不自用其刑德則尊臣
畏其威而厭其利故世之賢臣則主慈所惡則能
得之其主所惡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貴之今人
主且使他貴罰之最利處於己不聽其臣而行其賞而
刑臣固人所貴而恐人無罰而害人內人
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過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
乎刑已至而呼人不亦過乎苟曰涓滴恩水不識不
塞雖已破碎乃大其幅事已敗矣乃至太息其亡益
乎

刑用之則君反制於臣大於日常十謂難而行之舉
臣下大失而免於死此謂公失德而日常用之
也故猶兒兄子也謂宋君曰大失而免於死者民之
所喜也右有子之殺父刑而使狗用之則反覆狗殺人
之於是本吾失刑而子宦用之故宋君見切出常持
用德而備公讞子罕從用刑而安君故今世爲人
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於簡公失君
也故則殺敵之臣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
之者則來省有也

刑德篇月之極不赤能御刑名民君守職失
此更求是謂大惑僧氏愈亥奸邪滿側故曰母富人
而貧母貧人不選爲母富人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非大於殺難以遵往主其神虎隨其後主之不却
虎將爲向主不置止而益無已虎成其譽以弑其母
爲而無臣家國之有主君其法大虎將坐主施其
刑大虎平掌淫刑有信虎化爲人復反其風
義劫弑丘晉子嚴刑弔者民之所惡也布國之所
以治也也憂悔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
危也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人
陳其所畏以禁其惡設其惡以防其犯是謂国安
而無亂不起吾戶是謂仁義愛惠之不用而嚴刑
重罰之并以治國也無種策之或渝而之猶難爻
不能以振馬尾曳其臣而易其君若其臣而失其爪
矣此人主人相變之惠也虎之所以能服者爪
牙也使虎奪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反覆狗殺人
者以刑德制臣者視君者者釋其刑德而使臣
用之則君反制於臣大於日常十謂難而行之舉
臣下大失而免於死此謂公失德而日常用之
也故猶兒兄子也謂宋君曰大失而免於死者民之
所喜也右有子之殺父刑而使狗用之則反覆狗殺人
之於是本吾失刑而子宦用之故宋君見切出常持
用德而備公讞子罕從用刑而安君故今世爲人
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於簡公失君
也故則殺敵之臣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
之者則來省有也

刑德篇月之極不赤能御刑名民君守職失
此更求是謂大惑僧氏愈亥奸邪滿側故曰母富人
而貧母貧人不選爲母富人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非大於殺難以遵往主其神虎隨其後主之不却
虎將爲向主不置止而益無已虎成其譽以弑其母
爲而無臣家國之有主君其法大虎將坐主施其
刑大虎平掌淫刑有信虎化爲人復反其風
義劫弑丘晉子嚴刑弔者民之所惡也布國之所
以治也也憂悔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
危也

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人
陳其所畏以禁其惡設其惡以防其犯是謂国安
而無亂不起吾戶是謂仁義愛惠之不用而嚴刑
重罰之并以治國也無種策之或渝而之猶難爻
不能以振馬尾曳其臣而易其君若其臣而失其爪
矣此人主人相變之惠也虎之所以能服者爪
牙也使虎奪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反覆狗殺人
者以刑德制臣者視君者者释其刑德而使臣
用之則君反制於臣大於日常十謂難而行之舉
臣下大失而免於死此謂公失德而日常用之
也故猶兒兄子也謂宋君曰大失而免於死者民之
所喜也右有子之殺父刑而使狗用之則反覆狗殺人
之於是本吾失刑而子宦用之故宋君见切出常持
用德而備公讞子罕从用刑而安君故今世爲人
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於簡公失君
也故则殺敵之臣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
之者则来省有也

靜不惠愛法故曰治大國者若京小群人處疾則貴

醫有崩喪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無氣

治而舉動無勤動則少崩害內無壅塞病持之

苦而外無相間法誅之崩者皆怪也以道

故人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男神相害也故曰

非其鬼不濟也其神不傷人也鬼與火之謂鬼

傷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氏傷

上上刑戮兵之謂上傷民民化法則上不行刑

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

與民相害而人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

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

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素息民患惡而者

積盛民善惡而畜穀底之謂有德凡所謂聖者魂魄

去而精神純神乳則無德鬼不罪人則離魄不去

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聲帝

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後帝不為民矣故曰兩不相

傷則後帝善言其德上下交安而國也

用人舊聞古之善用人者必措大順人而順實猶指

天則用力奉而功立難人則順謂者而令明謂賞罰

則伯夷益節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农功

於國以獲就見能於官以受報盡力於權衡以任事

人臣首其能兼其官輕其任而莫盡餘力於心其

負其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氣外無驚服之患

明君使事不相干莫忿怒止不競官故授長使事

不同功成事竟爭止長立則強弱不敵力水

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也治之至也

內體說篇必謂多者制法不立威寡者則手使丁

是曰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

司子主石邑率薄厚也與之敬辭吉也事令之者

曰主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六爻篇中奸必知則備必誅則此不知則辟不誅則

行大陳轉貨於幽隱據昔史可疑也豈皆金於力雖

未益不取也不知則咎史可疑於幽隱知則十盜

法刑棄灰將行古樂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死人也刑盜非治刑也盜所刑者是治盜賊也故曰重一義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勦治也

謂者盜殺也而強盜者良民也弑者素疑於重刑者本厚實者非獨賞功也又勦一國受賞者甘何求者氣蒸足報人之功而勦境內之罪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則刑以止義何必於重謀此不察於定者也夫門重止者未必輕也以義止者必以重是以生滅軍制者而義盡且盡止則此義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盜之所利者總而上之所加焉者也人不以小利加大罪故殺上者也所謂輕刑者義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無其利而廢其罪故義不正也故先聖有誥曰「願於山高大故人也」此徵小人易之也輕刑則刑必急而無所用也故輕罪者民之望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難國也則說氏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八發猶說法之重也母注也息也上關也上關無反則官損為官擅為奉重無奉事無前則微多微多放宦官之富康也氣功之研生也明主之取直於官貴於功程上重俱以利不當生怒必害制人不以父兄而進其無能是門行者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奪官作事者母使以其寵必在將處官者研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財物所以貴也民重所以貴也則國治刑之繁也名之得也貴不當明民厭民之重名與其重貴也均實者有請焉不足却聽者有養焉

不足曰若博士之選皆必出乎公卿名心在乎爲士貴豪同執牛耕與行烈祖氏無義於實之内有重罰者必有惡名者民異部所曰禁省良兵所以禁則國治人

五善篇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與案固刑上親君爲流淳此所舉先王也矣以君臣爲如父戶則必治惟是言之臣無亂父子也人之橫義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本必治也雖君安矣委德不亂今先主之夢民不遺父母「愛子丁未必不辭也則民奚遠哉自以法刑而君爲之流淳此所號之非我爲治也夫非不欲刑王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先也

釋其法不聽其立法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今有不才之父母母憂父憂改嫁民有陰食使行者出對其人所譽學之則害也文學之則病也

師教之則爲人父母之愛鄉人之石師長之智美如馬而終不勤其脚毛不改刑部之牙錄官兵推公法而人宗義人然後恐懼要其節易其行文故父母之愛不見於教子是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戀於疾矣失一切之威權幸弗能離者也

手何之山拔鮮牙牧者戎上成周王嫡其法而嚴其刑以布用而常庸人則子孫百發藍不窮不必若則不若等常古之法也故明仁必其誅也起門首莫如厚而信使代刑「則莫如重而使必

民畏之莫莫加一而閔使民知之法上施實不謬

誅無赦者惟其致隨其罰則剪之皆俱盡其力矣

今兄弟被殺必攻者屢也却友被辱隨仇者也廉貞之行而面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自廉之行而忘

則刑」非故民情於勇而更不能制也不事力而衣者其兵不用利出空者民不才重刑民大制

食則謂之能不戰也而曾謂之賢能也」往歲而兵弱而地民矣人主既賢能之右而忘兵弱地荒之

而朝私行之而公利滅矣集以又亂法使以武犯禁看人主視之此所見亂也夫難者非而諸先生以文學服犯禁者誠而羣後以私制參私法之所考者之所取吏之所誅不之所非也法越上不四相反也由無所定雖勤于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學之則害也文學之則病也

角令篇仍令則法不盡法不則吏無盡法已定不以責官供法功作則民少亡任善則民多行矣曲廟以九里斷者以九里斷者強俗者強俗者削以刑治以貴賤厚薄以兩國無盡凡刑都無盡市物多大其則則義勝則國必制民有陰食使行者出對其人所譽學之則害也文學之則病也

同錄手足功是無當也之管以功授爵則此謂之成智謀以威勇破古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則治見者省云有審此謂乃去治因云去言功力與者者也故國多力而人不莫之能免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接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攻效功取官封廷雖有許言不得以但有也足謂因數以力攻者山一取十門言攻者出不使百國更力方謂之難攻攻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客輕其日而道堅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沮退故莫認使才不兼官故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嘗上愛民死民死貧多貧弱刑

使人則上刑罰而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謂「刑去非罪而重明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竊聖人之治民處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

已故其與刑其所以愛民愛之本也刑勝民而民靜

貪慾而喪生故治者刑勝治之本也貪慾之本

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視其失敗則君主之治國也則

賞則民勤功獎則民視其勤勞則公事之犯規法

則姦無所萌故治者禁義於奉明而用刑者服嚴

於民心禁之其倦者治之懲其嗜勝舉人之治民

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矣國事務務一而民心專舉

公而私不從當古而義不生明法而刑不彰則四

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國不強者政也王之治所

以尊者僅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者亦有權有政積

而不同其所以立竟也故明君舉復而重士重政而

國治故法者凡之本也刑者愛之也夫民之性惡

勞而樂佚侈而能怠忿不治則亂而貴刑本有

於天下者必無故舉事一功而難改方者大功不可

貢功而任面罪無所顧好力名甚辭費辭勞則上身則必子國不寧事方而辟私學方且嘗發爵則上卑士卑者必創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開外惠私而上自持者士叶故也呂氏春秋寡兵篇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儀兵家無怒則覽子娶見之有過也喜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伐也臣天下無殊伐則諸侯之相擊也立見故怒者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休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功有拙而已矣

孔叢子論書篇丁張良曰堯舜之戶一人不刑而天

下治何則以教戒而愛深也能以爲一大有以

五刑敢問所謂善子不白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亂

刑論篇弓問古之刑教仁不刑仁不口古之

荀子曰刑繫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

今無禮以教而齊以刑刑是門禁書也仁義廉與

正刑猶刑主歸口教之然後縱刑刑歸之也大無

刑論篇弓問古之刑教仁不刑仁不口古之

荀子曰刑無罰而無怨則後無犯人者死傷人者皆民有

畏而令見直尚不願觸是刑不以刑而不用

刑者是罰之也且口口不教觸觸為辱必口放觸為榮

是士之所貴更之所罰也王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貴

謂足非相與曲諛離于黃帝固不能法也貴王無以

論是法與禮業異用而制功也何必但禦秦哉不曰
立家之化百世不輟不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列
而申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公孫叔眞齊桓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謂法急嚴而寡德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委法於北管
仲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齊因無戶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
交友則信齊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孝乎王曰善
算若所謂王者也尹文曰主得此人首日爲臣乎主
曰所顧不許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庶庭大衆之中
見侮而不救國下將曰爲臣乎子曰表也也見侮而
不顧是辱臣也不以爲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
顧是小失也所以爲大也然而主不以爲臣則鄉所謂
士者非用乎平乎大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皆民有
畏而令見直尚不願觸是刑不以刑而不用

刑者是罰之也且口口不教觸觸為辱必口放觸為榮

是士之所貴更之所罰也王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貴

謂足非相與曲諛離于黃帝固不能法也貴王無以

論是法與禮業異用而制功也何必但禦秦哉不曰
立家之化百世不輟不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列
而申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公孫叔眞齊桓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謂法急嚴而寡德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委法於北管
仲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齊因無戶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
交友則信齊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孝乎王曰善
算若所謂王者也尹文曰主得此人首日爲臣乎主
曰所顧不許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庶庭大衆之中
見侮而不救國下將曰爲臣乎子曰表也也見侮而
不顧是辱臣也不以爲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
顧是小失也所以爲大也然而主不以爲臣則鄉所謂
士者非用乎平乎大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皆民有
畏而令見直尚不願觸是刑不以刑而不用

刑者是罰之也且口口不教觸觸為辱必口放觸為榮

是士之所貴更之所罰也王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貴

謂足非相與曲諷離于黃帝固不能法也貴王無以

論是法與禮業異用而制功也何必但禦秦哉不曰
立家之化百世不輟不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列
而申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公孫叔眞齊桓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謂法急嚴而寡德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委法於北管
仲而專任法終必亂張良
齊因無戶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
交友則信齊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孝乎王曰善
算若所謂王者也尹文曰主得此人首日爲臣乎主
曰所顧不許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庶庭大衆之中
見侮而不救國下將曰爲臣乎子曰表也也見侮而
不顧是辱臣也不以爲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
顧是小失也所以爲大也然而主不以爲臣則鄉所謂
士者非用乎平乎大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皆民有
畏而令見直尚不願觸是刑不以刑而不用

刑者是罰之也且口口不教觸觸為辱必口放觸為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政典編刑部

第十四卷目錄

刑部雜錄二

刑部外編

教化使然也。至德莫大此之性萬物之類儀道者莫歸之特刑者

民畏之歸之則解其側畏之則去其威故設刑者不

輕爲德者不服重行罰若不惠薄布賞者不惠厚

所以犯之而致疎遠也。舊本也。

新書大政篇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育以起怠惰之民

也是以罪疑則弗達也故不肯悔改也故功

疑則必悔信也故民可勸也是以上有譽也下

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子信也戒之戒戒之

戒據引來故誅而不忌貴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

之不減民之所乘之故不爲非則誅而止之則近

犯之十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收之柔而假之放難

有不尚民也之

韓詩傳傳曰水濶則流苟則斥斥城崩則崩

岸崩則崩故莫起情刑而革製商鞅變法而支解治

國者營石工張舉矣大統紀則小私施矣

傳曰殺惡之刑之本誠善之敬之不彼滅就神

達乎民心知刑之奉不忍而破不言而信誠愛之主

詩曰鼓鐘于宮聲闔戶外

外國家皆討於外孝子治於內事逾頃天下逾

亂法猶亂而亂道義兵馬益殺而敵人逾多秦非

欲爲治失之者乃舉指揮而用刑十極既也是

以君子尚克己而以殺盡行和以殺盡行其政而

從其懷其德而歸其度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

不謂而畏罪不貪而勤度斬清於差後服於中和

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并所以勸善故曾聞

之孝矣愛之廉矣畏死而爲之嚴教化之所致也故

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星而聚者

然而執法非也慕其許不暇也繁審其刑罰誠信其

志則懷上執拘則聚遠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

以誅則罪門有巨下赴暴戾之天也

淮南子天文訓久之懼上通於人故誅暴明多飄

揚刑法令則多蟲蛇疫不寧則國帝地合不改則多

淫也

及風廣矣舊平則關梁安次則開

五言兩方為理

子在齊西為繩日冬至則丁七十繩陰氣陽氣

萌始自冬至禹德月夏至則斗南中歲陽氣極陰氣

萌放自夏至禹刑

陰陽刑德有七舍有謂之七舍室堂寢門巷衛野舍任

室則刑德在堂則刑在廁則刑年春陰

陽相得則德合門八日一月陰陽氣燭日復分平

故日則德合德南則刑南則殺故日一月食而

萬物生八月食而草木死

庚子受刑則誅宋法壬子受制則斷刑詞詔當耕

室則刑德在廁在門則刑年春陰

陽相得則德合門八日一月陰陽氣燭日復分平

故日則德合德南則刑南則殺故日一月食而

萬物生八月食而草木死

離雖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難者難不得夫中宮而徒

於未

地形變化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緯山爲橫德故

橫則平山仁實作主焉故爲積善用下智制罰故

爲儀則

時則訓孟夏二月法小罪斷薄則上刑者主之所施

罪者下之所犯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明決遠之不收繫也

季秋之月乃趨試刑母辭有罪

東方令曰休刑刑罰

季夏始學季冬刑畢

主術謂醫首者神農之法人不也神不號於舊牛醫不出於四城懷其仁誠之心甘雨麻降五穀蕃殖春生夏去秋收冬藏「省考歲終獻時以時嘗報祀於明廟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聚氣暑不能傷寒而人之養民以公其民懷重恩不忿爭而足不勞形而功成與人地之資而與之相合是故威厲而不殺刑辟而不用法首而頃故其與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幽都至昭谷西至大荒莫不聽從當此時法寬刑闊固虛處而天示一俗莫懷奸心末世之政則不然好取而無量不食恨而無憲氏貧苦而勞事力旁面無力智詎與愚盜賊惑眾上下相怨競合不自覺知其有暴政道

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刑而勸禁淫樂」節以不羣貨利之弊以寬之修近理內政嚴明」禮查犯匹亡隙則固不慕義禮之榮而惡犯之形其所由致之者化復然」子曰知我者其神農也十萬人也「予曰知我者其神農也小十萬人也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畏君「」之德風也小兵略謂無凡物有敗苗也無所殺所以無死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索自日月運行若春秋有化謝若日月有晝夜而復始相周復見矣詳其紀德者養善而進德者刑者德之而後者也故德化之零者不至於實刑可謂之機也

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之機也

刑執篇所以責聖人者非責刑而責刑也責其知亂之所由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以淫辟乃隨之以刑雖雖敗人下弗能禁也

之以刑雖之以刑雖敗人下弗能禁也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刑而刑也古

工雖時無疾威無刑德而任賢德也

說山謂猶形者多奇心無異也

說范德稱謂「大觀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

也忘其君者也」但須臾之怒而觸終身之病然乃爲

之忘忘其身也家至難散視戚被戮然乃爲之忘忘

其親也君才之所貴惡刑法所大禁也然乃見之

是忘君也今禽獸皆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

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乎」也

改理篇有二品王者「政化之霸者」之政成之彌

比之不變而後威之威比之不變而後智之智比之不變

而後刑之義至而刑者則非二者之所傳已也是以

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刑而勸禁淫樂」

節以不羣貨利之弊以寬之修近理內政嚴明」

禮查犯匹亡隙則固不慕義禮之榮而惡犯之形

其所由致之者化復然」子曰知我者其神農也

十萬人也「予曰知我者其神農也小十萬人也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畏君「」之德風也小

兵略謂無凡物有敗苗也無所殺所以無死者以其無

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索自日月運行若春秋有化

謝若日月有晝夜而復始相周復見矣詳其紀德者養善而進德者刑者德之而後者也故德化之零者不至於實刑可謂之機也

漢書載許紹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六

大道之人者在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養長爲事陰常居

大冬多耕於空虚不削之處以此見之又以任職而

刑也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成功除陰爲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養長爲事陰常居

大冬多耕於空虚不削之處以此見之又以任職而

刑也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成功除陰爲刑刑主殺而德

卷其箠刑罪以威其惡故民畏於禮法而恥犯其字
武王行天滅王殘賊周公許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固固空虛生除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德之
流非獨傷那廣之效也至秦則不然陳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縱情當王之道以食鬼爲俗非仁德以教
謂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
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稱成周而五穀實外有事
君之禮內有背生之心造爲善非利無取又好用
酷急之吏民效無度竭民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
織之業棄產起居以刑者甚無死者相望而義予
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此謂也

天者奉物之靈也故陽覆包含而無所休運日月風
雨以和之霑養陰晝夜以成之故聖人去天而立道
亦博愛而無私布施德惠以厚之設教之所加也春秋之所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王者天之所以
長也後者君之所門春者天之所以設也

刑者君之所門曰上蓋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
也孔不作春秋上接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
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識災之所加也春秋之所
惡怪異之所感也吾用家之過失莫異之變以此見
人之所具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消息往來相應
此亦盲夫之一端也古者修教潤之百務以德善化
民已天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缺矣失今世廢而
不修亡以仁民以故棄行説而死則刑捐足以犯法
而罪多一歲少殺以一月亡古之不可不用
也故春秋變古則議之天令之謂命非聖人不行

首舉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非正德制
不節是故王者于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以防試也
修此三者而人本聖矣

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陰陽理入之法也陰利氣也
陽德氣也陰始於春秋始於春之爲言發佈也
秋之爲言收聚也春者舊者親之貌也旣收者憂
悲之狀也是故春夏秋冬悲喜死而零生以
夏養春以冬養秋大人生天也故先愛而後嚴崇
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養諸天天德而小刑也是
故人生近天之所近遠人之所遠天之女之所人小天
之所是故天數古陽而不主陰善後而不務刑則
之不可任以成性也旣陰不可以任以成城也爲政而
任刑謂之逆天非平道也

子道二福陽爲陰降爲刑則惟之賴也惟
之賴也雖曰惟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頤陰行於述
遂而順履行而逆者後也是故人以陰爲惟以陽
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用於惟惟於以此
見夫之賴陰陽後前後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
天之刑也陽氣變而陰氣蒸陽氣子而陰氣奪陽氣
母而陰氣蒸陽氣變而陰氣蒸陽氣變而陰氣蒸陽
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
空虛而行於未之好仁而近惡反之變而還大德
而小刑之憲也

陰陽義篇大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
天之刑也

縣於後而不守是空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丁而伏於壬
陰之休也子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子任陰
不使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陰出而後尊德而卑
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行刑於歲事也陰山而
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

基義篇大出陽爲燧以火之地出陰爲溝以水之不
幾不生不滿未成熟而許其多少之分則櫟苦居百
而清寒居德微而煦則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
而少其嚴叫其微而猶其刑以此配天

五行變數漏水石发冬溫多暮春夏雨雹此注令緩
刑罰不行教之者要固國家久承之罪

五行五事猶之者能制則義立吉則秋氣得固義
者生秋氣始殺了行小利則民不犯則禮天
於時陽氣爲禮黃土者補以官教之事然後萬物成
執貴篇天之道行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
順天也

潛主義不政焉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
以天爲本人心順則陰和天心逆則陰乖天門
民爲心民安則天順民愁則天逆凡心逆民以君
爲殺君政善則民和君政惡則民亂君以進民
爲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爲水
法正則法善法令枉則法君爲本君爲主君
每法則法順君欺法則法乖君臣法令之功必
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則民安樂君臣則天心順

毒民皆云則興於喪與於義而無效行無好行則世平而國安寧社稷安而社尊榮矣風俗通皇帝五帝者接易尚書人傳大立五帝以任德或刑以則象之古其能行五道哉若者祀典廟太史丞博士所掌也禮也人鬼至帝若天子祭皆以常服著教以戎日服戎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弱以謝刑徒進者門應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漢官儀稱身歌舞不直放執事者門其有形爲冠杖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冠杖一口杖後以微簡申考政體君不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豪傑貴爵之精華也故施教榮等四卿君子化其情也任搖輿社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又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更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指中人而棄之君子之誠故且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

賞刑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奢戶少儻實貨以獎勤也德惡人上不妄費非徒愛其財也也妄厚而則善不勤矣子妄謂什能懷其刑也而可妄行則惡不懲矣實不猶謂之什善猶不懲謂之縱在之者能不止下為善不殺平為惡則國矣矣謂復法時事篇問亟刑用當典也沒承或後時宜削役也行勞役初教必備始必備也事雖不盡罪然後之奉莫不興行然後後之奉莫不自可致也中說周易總說問議事只剗知如不曰苟正其本刑將姑息如失其道議之何益及空定之法懶而可以偏謂之臺教未可以密謂之職刑重教傷化後

刑害民君子弗由也故必憲之數不量民力之未能是居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羽罪則憲令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白虎過氏風着風氣至則明刑解精雷

諸葛亮新書果起曰鼓擊金鐃所以威耳旗幡所以威目景刑罰所以威耳戚所以威不可不清目威以答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一者不立士可忘也故曰譬之所應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犯矣

枹子博聞審於令不明石堅刑以舞劍剛督不精而彙兵以優都督不以討蠻蠻伐木以殺蟲鳴食青月中蟲亂蠻舍口舌奮爭急於金鑄鐵劍之象也廣晉五刑大伎失族之盛不足以止觀貌之森則不可以舞予化矣

劉子兵範刑篇兵範者也發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不節則俗弊故民無持

星之魚口誦無歲熟之本政頃莫遠舉之民政之於大猶舉也人急急則小就急急失閑長大失寒傷

心兵勞國足溫而心平人休則國寧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可計酷為先若刑罰則全人

命者傷德以任民力輕於賦役不憚人財不奪農耕以足民用則家給民富而人富可致也

刑將姑息如失其道議之何益及空定之法懶而

不犯其大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憲中化之道也如

有用我必也無欲乎

本程人臣演繁露引周掌收教養民凡害民者弗使

冠帶而加刑刑焉非後冠飾者無堪若古之象

刑罰威武以類其差釋設義也孔丘之述也答曰此

左氏之通也日震雲霞設義在刑罰威武在秋若

聖大法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法也

張良陽之食工錯閭楚之象臣既曰錯舞小蘭唐堯

坐象法也言皆德舞於文法也明曰錯舞者故反覆

也固唐一代大有犯罪者奮比衣冠謂之策刑言今

晉德之舉太尤犯者其間居之象刑並錯舞而不用

也司馬光注書氏曰富士者亦事夫子曰是何言也

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

違父又曰苟子不教不如勿生父曰止子不教不正臣之於

君亦然故盡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不孝也

不順則民傷教不節則俗弊故民無持

天之命者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得而賤之或

曰何謂達天之命曰天使沒第而汝器通之大使汝

愚而汝智之若是者必得人刑或曰汝湖天刑曰

友之利則實其身天之刑實刑其實故友之所

貴者具神闇淨而從潔以考終見命天之所刑者其

神苦勞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後雖復然而自白首窮經

貧之臣恬怪而處諸在于斯難于成局是稱譽哉

玄子愈于當時義發辭書供內翰蓋上列二山以

未載浦尾或今俗人食云月素接釋氏呂思長帝釋以大寶靈應四大神州每月接察人善惡凡五

鶴山之碑一時憲驚疑承利所以尚書呂刑篇告辭刑鑑丁茲刑具作神字余因商之曰唐有

官志改大理正爲詳刑人夫固已用壯詔字然丁爲

無所本也舊將領師占軍審急緩爭故於傳注成通

考呂刑篇中舌端刑制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

道然則禮云之驗五曰刑夷以誥邦使刑引書曰

凡日當刑以誥四方考古友尚書呂刑只曰凡有

刑自法四方即惟津生熟詳刑字見於諸注亦可通

用也

班孟堅西漢書有則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

志者首先審議占者人刑用兵共固刑之一也然

余嘗推其元則希典命臯陶曰竊憲審急嚴憲究

汝化上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

故司馬文正公作酷盛云唐虞時樂之首執爲二

兵刑之官合於一司與之間蓋以凡此說逐高明

近有鼎刑一上自鄭公論之未嘗不相稱更自撰而

罪名公議咸諱之尤公所事曰可謂義之非法意也

若不可皆謬誤罔上也如以施役使萬民也余嘗

也惟林少卿不載此說故玄高祖之同
談及林少卿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
學者當許復實爲訓若前人解書言有過激大則故
無小乃謂林有其過深雖人亦有之刑反及特指過
羅小亦列之如此則於群上就無字添難字失其
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義也此文者
其可有乎若馳馬而縱火此過誤也此文者
其可有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屋皆小
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猶子
高尤之小數以寃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猶子
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猶子之棄灰於道者有殊
豈聖人之法哉若曰有過深則無人謂小者則有
大者則不有所以使人譽異非收斂而忘止口刑特
故者則無小者謂人則猶小者猶不忘所存不吾
竟敢非爲昔也有愚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夷禽君從愈
無小足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夷禽君從愈
夢達不勝有得於其學者如孔
宋張衡口宣邊錄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仁遠
過鳳翔自言一任一年裁兩千校罪元豐中河中人
劉勃白南京軍營有代還之任斷殺刑二百六
十卡奇斬刑二十餘鉗尚七百一院數也給官
一年冬至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刑一是一年冬移
涇在任二年半凡五服刑和悉且言之可傷有生所
未見也子發父毅子各一見弟用毅妻娶夫者數

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村之文法俗劣何耶
明陳世寶筆人之病在乎好議其所長短於刑名
者執執奪其獻獄之情此蓋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
長者也惟智者不壅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明崔鍾庸書崔十誦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
欲其簡不欲煩止化而實民善則民忘本半而貴民
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義定則莫擾之害生焉故
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去具不可言農同耕而僻
止者化也同布而行典者也是故化無刑字無十
明王世貞賦不集錄余初任刑部時尚同社商公
甫去任而屬簡肅公氏之性鑒雅爲天下最賢而御
刑者能守而不苟去如淮安劉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無
提手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於上事中差最嚴深者
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南人部而遷委涇刑者南
越者而委涇決其至全有以利刑情憲刑部差者有借
本部諭除名日不當考官而差者可歎也

明陸深著章陵易斷湖之濱民以上嘗無私制其底
以留承之計造築馬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獎憲
體繩網而輕之石無以激約致魚之初失水也既
躍不已以漁約半人第而始悔不却足地之近
也殆民於此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明陳子厚意見實驗新世說者當嚴於左右更審
以留承之計造築馬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獎憲
體繩網而輕之石無以激約致魚之初失水也既
躍不已以漁約半人第而始悔不却足地之近
也殆民於此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明子文錄求志編爲政莫入於兵刑民生莫重於醫
是以周官有酒醫有教之津無盡刑矣田氏革武之
者執執奪其獻獄之情此蓋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
長者也惟智者不壅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明崔鍾庸書崔十誦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
欲其簡不欲煩止化而實民善則民忘本半而貴民
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義定則莫擾之害生焉故
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去具不可言農同耕而僻
止者化也同布而行典者也是故化無刑字無十
明王世貞賦不集錄余初任刑部時尚同社商公
甫去任而屬簡肅公氏之性鑒雅爲天下最賢而御
刑者能守而不苟去如淮安劉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無
提手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於上事中差最嚴深者
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南人部而遷委涇刑者南
越者而委涇決其至全有以利刑情憲刑部差者有借
本部諭除名日不當考官而差者可歎也

明陸深著章陵易斷湖之濱民以上嘗無私制其底
以留承之計造築馬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獎憲
體繩網而輕之石無以激約致魚之初失水也既
躍不已以漁約半人第而始悔不却足地之近
也殆民於此何以異是故曰法網

明王世貞賦不集錄余初任刑部時尚同社商公
甫去任而屬簡肅公氏之性鑒雅爲天下最賢而御
刑者能守而不苟去如淮安劉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無
提手過者南北決囚三人必於上事中差最嚴深者
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南人部而遷委涇刑者南
越者而委涇決其至全有以利刑情憲刑部差者有借
本部諭除名日不當考官而差者可歎也

朱滔上表曰當至此而始愧人心之洞宵哉
古時撫寧重馬長流人多如拔帝不紀云少吳
崩碑降於長流之山於紀主張秋官司憲毛制稱也
亂取後帝而居爲嘉名也
明陳亂係舉辟發省委撫也以久者撫日辭也
明弘農文校核督牛子序大升之學專於刑名指之
意主於初移考其學術與荀柳李商而敵尸伎今裡
申不害之徒其非隙各以智備相廢當時不知平
斯之害已是不智也幸墮於斯之術中而不能出是
無能也爲愚之解反中其身非斷則同特後尤見非
之善不实行於弑死鄭之術已用遂至卒製不遺之
報昭耶哉

讀古鏡開元間刺史楊若坐臧富死也命杖之六年

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法林曉牙恩別甚優解體受

苦事煩爲等止付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其一

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李法數令朝堂杖之張守

珪奏曰御史應司清望耳目之官首犯蓄殺郡殺富

流則流不可決杖凡可殺而不可辱也裴朝系襄毅

公絳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達侵擾京畿

反爲所誣朝廷令歸衣衛官接達公至承訊二官校

至公治事自若凡共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遣軍及

谷駕從略不少服官位以大臣重望不敢建言及

度職公乃謂官給口舌今可稍知逮白衣囚首
贊濟自鬻曰口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凶服顧兩
廣絕制其責打甚重其之所承奉盡喪之而具牒
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堪苟囚首伏繫正自恐捐朝
廷威故優游至此者有大體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

祥刑總部外編

晉武陵侯祥記劉度平涼縣城人也都里子餘某並
奉大法造列形像供養僧尼説經主木下時北漢常
有逋逃欲盡滅一城余嘗謂公心必忍者度乃深
誠平余隱命觀世音頃之不見物質空于地其屋柱
驚說曰觀世音經本來歡喜因省刑幾片是此城即
得免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卷編刑典

第十五卷目錄

律令部彙考一

南唐氏

孝興二年

有民氏

孝興二年

夏后氏

禹

商太甲

一則

周王

一則

秦始皇

一則

漢高祖

一則

後漢

一則

唐玄宗

一則

宋太祖

一則

三國

一則

魏文帝

一則

晉武帝

一則

梁武帝

一則

陳武帝

一則

北齊

一則

北周

一則

群刑典第十五卷

律令部彙考一

帝堯始定上中下之制

鴻臚氏

孝興二年

後漢

一則

唐玄宗

一則

宋太祖

一則

三國

一則

北齊

一則

義功後沒亡用以賢制爵以審制赦故人懷德興功
報何而與義政先仁而後殺先匯而後疏先化而後
教三教小字而刑賞禽鳥惟收五刑乃成三画是故
明法禁令制法其志之威推流十塞刑以集
之而民亡犯衣冠異章服詔之戮故人可殺而不
可辱上刑諸衣不純中加雜種下刑墨縗以居州里
故民有耻而興禮有過亡人刑故亡小以人而成故
禮義興而義興向民亡子兵亡事百治達矣

有虞氏

造科律

帝舜曰羣卿爲士造科律

接書經及史記夏五帝紀俱不載

按史後記劉少奇

青陽氏紀及史記五帝紀俱不載

接書經及史記夏五帝紀俱不載

禹湯之造刑命羲和歲之後漢張良議云

陶造法律本意皆欲禁民爲非者也

夏后氏

接書經及史記夏五帝紀俱不載

接路史後紀夏后

禹紀謂政象於唐虞而民無違疑從堯死

用至誠德則乃主人乃三宅亡義之民非疑從堯死

考丁中罪五百不笞王不罰而民不輕憚輕

而督者不致身財故王不罰而民不輕憚輕

氏紀舉蘇爲上庶而聚散於家故王正之

位表孝孝之閭廬廢民之報亡據此取

金克讓而舉事功者則命主上然後傳節申報馬而

被文錦未命而乘衣之則爰姑淫爲制刑蘇點亦本

王門苗氏作五處之刑爰姑淫爲制刑蘇點亦本

成不四年命大司徒刑書

歌十至時謂平風取有適丁貨之怪上嘉政特謂淫
風政有偏邪淫色造遠者德化淳風時謂亂風惟
茲二風才愆刑十育一土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固必亡下不朽刑莫其謂也

人甲元日伊尹中述古刑之制

接書經伊謂制古刑微子有攸曰敬有恤舞于宮酣

歌十至時謂平風取有適丁貨之怪上嘉政特謂淫

風政有偏邪淫色造遠者德化淳風時謂亂風惟

茲二風才愆刑十育一土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固必亡下不朽刑莫其謂也臣下不能匡其君則以遷刑加之

詳悉也蓋要始學之主則詳悉足以是謂之欲其人

官而知所行也誠也人謀兵日或曰臣下不匡而

遷入墨刑無乃過乎門置臣所以正也而視正之

喪亡而不之救其可貸乎重其刑使之進而減本

必死追而不誅必受刑則雖中不徵諫亦不可得

也

原其始也肇於自刑政之本也後世以爲不忍而

先之者誠不仁矣夫罪宥之四裔九刑外次

中國之外々人傳雷刑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

強而天下治一鎮六萬斯云所出金像也死罪出

三百十五斤用財少漏

商太甲

一則

周王

一則

秦始皇

一則

漢高祖

一則

後漢

一則

唐玄宗

一則

宋太祖

一則

三國

一則

北齊

一則

北周

一則

王門苗氏作五處之刑爰姑淫爲制刑蘇點亦本

王門苗氏作五處之刑爰姑淫爲制刑蘇點亦本

向九州

東伯威遠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

第七六六册之八

作夷執策從中宰堅甲于大壯之前太常以王命

作夷策告太宗王命之義仁策許諾乃北向歸書

子內憲之門子若曰宗排大直昔大之初詔曰后

乃設建典命亦帝分丘二卿命坐天子少矣乃臨

四方司農上大木成之慶靈大乃逐帝爭升涿鹿

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盛乃詔于黃帝執蚩尤殺之

子中興以甲兵釋怒用大正舉人馬序和十善用

名之曰招禦之野乃命少吳滿司馬烏鵲以丘上帝

之官故名曰賀未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

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背輿蕪遂困厥皇

天哀禹賜以彰善思正夏略今子小于商有古遺訓

予亦述史文考之言不易予用戚戚不忘恨大之明

典令我大治用我九宗并州伯敬告于祖相在大

國有殷之古是其任也古是其任也于襄

國私于小國其命余克長君呼號之其任

本既顯滅其恰有扶業作休爾弗敬謹識辭以屏

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廟于所其能常養惟勿

畏多寵無愛乃聽亦無戒刑丁牒存弃非患焉其常

無別于民卷之咸與之王書乃降大史安帝崩書九

萬以升授大正方左遷曰兩柱之間成天王曰欽

之哉所正教功頤頤蓋一無私臣願顧張厭無

貶刑則有援子猶乃德式監達以有此保寧爾

國克威剛服世但是其子始淮公威若大史方肇大

正坐夢書乃中降再拜首上命太史正升拜于上

王則退是月子紳乃命大宗序于大時大暑乃命

少宗祠風雨百草土師用受其戒以爲之齋色乃命

百姓送享于廟無之民矣供百草歸祭閭里君以

萬之香對等乃命邑巴縣都稱于太祠乃風雨也宰

用愛其職歲以爲之資朱石乃命大御豐裕享祠爲

施夫毛以爲資楚太史乃藏之于豐裕府以爲歲典

累王正年鄭鑄刑書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未鑄刑鼎

叔向使晉子產書曰始吾有庶士子今則已矣昔先

王議掌刑制子爲辟壤民之有爭心也晉不外禁

然楚故用之以義封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

之以仁制革請待以勤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虐

其未免故舜之以法舜之以行之以使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恤之以謹斷之以審審未審者之則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神民不是可任使而不

書用其心以微之而書用其形君子不疑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

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又見亂政而作禹刑有

亂政乍作湯刑同有亂政而作禹刑有

其未免故舜之以法舜之以行之以使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恤之以謹断之以审審未審者之則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神民不是可任使而不

書用其心以微之而書用其形君子不疑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

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又見亂政而作禹刑有

亂政乍作湯刑同有亂政而作禹刑有

其未免故舜之以法舜之以行之以使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恤之以謹断之以审審未審者之則明察

寅鑄師城改演述賦晉國一鼓氣以擴刑鼎著范宣

于所為刑書甚神固曰其才子失其度矣夫晉國

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拂其民拂大以序寺

謂度也文公是為執政之官爲執事之法以爲盟

主今乘是度也而爲刑罰民亡鼎矣何以尊書實行

業之守實賤無序臣曰爲國且夫宜于之刑夷之蒐

也晉國之刑制也右之位以爲法禁王墨曰范氏守

行民其平中行黃馬于鄭而子上令操作刑器以

樂之守實賤無序臣之位以爲法禁王墨曰范氏守

行民其平中行黃馬于鄭而子上令操作刑器以

樂之守實賤無序臣之位以爲法禁王墨曰范氏守